

我们长沙有个“星期六摄影俱乐部”，逢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即在工人文化宫开展以看片为主的影像交流活动，容纳两百来人的空间里每座无虚席，连过道同门外亦是挤满了摄影发烧友。这活动开展了很多年，一直人气极盛。我就是两年前在这个俱乐部的活动中认识欧阳星凯先生的。那次他来放片，内容是尼泊尔、甘南的人物照跟坝上的风光照。影像质量非常好，尤其人物照，神情很传达个性与内心，很有感染力。放的过程除了他偶尔的解说跟投影仪的响动，会场上一直出奇地静。放片完毕，掌声爆起。我的发小、摄影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一同到洪江考察，感受作品产生的背景跟环境，使讨论会有更深入的话题。同时，他还

想请我帮两个小忙，一是引他去韩少功在汨罗的乡居——他特别心仪的老人，务要请他参加影展跟讨论会，好让作品的讨论更具质量。二是他不熟悉湘地的平面媒体，想请我帮他邀约两三家报媒。我遂跟他去乡下看亲爱的老韩，及与我相熟的湘地很不错的几位媒体年轻人在茶楼见面聊天，其间我从欧阳先生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他的为人极是质朴、热情、爽朗、透明，而对他钟爱的摄影，几乎有种偏执狂一般的执著跟坚持。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的身体患有绝症，张黎明曾跟我说，欧阳在手术之后有过一段时间的化疗，但就是那样的时刻，他也是上午做完化疗，下午就去拍片。我的感动不止于他生命的顽强跟追求，而是他已将摄影完全变成了他的生活形态，将艺术与生命融为一体。摄影就是他，他就是摄影。除了摄影，在生活中，他几乎是个清教徒，拒绝一切声色犬马，甚至在遍街洗脚的“脚都”长沙，他是连保健洗脚的享受也不掺和的人。他每天吃完晚饭散会步即坐到电脑前，研究影像，润色作品，放眼世界，直至零时。他的摄影完全是自学的，他的电脑亦是自学的，他甚至成了PC高手，自己修机，但凡朋友们的电脑出了问题，都是打电话给他：老欧，过来帮我修机器啰！我于是在这种接触了解中对欧阳先生的人品产生了深深的好感同钦佩。同时，我也对他的为对洪江的古风犹存的纯朴生活有一种痴迷眷恋有了大致的理解。

后来又遇到过欧阳先生，问他最近拍什么，答说刚从洪江回来，又提到要我有空打他电话，他带我去一趟洪江。因他晓得我对摄影也有些发烧，同时也晓得我是个作家，他可能觉得跟一个作家去洪江，比跟摄影同道去会有另外的意趣。不过，我一直没打他的电话。再后来，是十多天前，他打电话给我，说他的洪江的摄影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跟798影廊办了展览，也结集出了影册，这回要在长沙展出，并召开一个讨论会，他想邀请我参加。我说好啊。他问了我的住处，亲自给我送来了《洪江》影册跟影展的请柬。我们聊了一会儿，临走时他想请我陪他到汨罗乡下给韩少功送影册跟请柬。我说没必要吧，这么热的天气，你又这么忙，老韩答应来了，一定会来，他来了给他就是。欧阳先生说，那不行哎，我亲自去是要表示我对他的尊重哎。我立时觉得欧阳先生是一个对人对事皆有敬意而且认真不苟的人。也是从他简短的聊天里，我才知道，他从2003年开始拍洪江，一直不停地拍了整整七年。其间，他拍的一些人物故去了，一些建筑也消失了。我心中慨然一动，明白眼前这册影集，是有如何沉重的分量，结晶了怎样的心血跟心思。

晚上，我打开北京印制得极其精美的影册塑料封套，翻阅画页时首先即被他作品的调调所打动。那样一种介乎黑白与彩照之间的不新不旧的调子，挽歌般的调子，岁月沧桑的调子，用来讲述他的洪江，确实有一种恰到好处，就好像往事需要一种苍凉的声音来讲述，如果换上尖厉轻薄的声音，往事将失去它的深沉同浑厚一样。而我觉得一切好的艺术，包括小说、绘画、音乐，当然也包括摄影，必有一种调子，因了这调子，才透出作者内心的情感，及对世界感受的主观性同精神属性。我私下里跟朋友也时常说，没有调子的文艺作品，必非上品。这本画册的作品有一种统一的特别的调子，我觉得好，因这是符合影像所描述对象的岁月感的一种影调，亦是欧阳星凯先生讲述洪江的略带沙哑、低沉而又平静沉稳的语调。

欧阳先生的《洪江》极具视觉吸引力跟冲击力，它使你必须一口气看完，但又不可匆忙翻阅。那些丰富而鲜活的场景跟细节，让你慢慢看到湘西一隅的洪江的同时，亦是看到了你自己曾经熟悉的生活，而且你也看到日常中国那些过去普遍、现在鲜有、未来形将消失的日子及日子中所有的人生况味。阅读这本影册，你不可能漠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你内心里必会涌出曾经的经历跟经验，涌出一种热烘烘的乱糟糟的情绪。你会怀念，而又永远不止于怀旧。你会有子在川上的那种对于时间的浩大的叹喟，在伤高怀远的同时亦会有一种对江山岁月的敬畏。“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推力使你有深深的感知同怅触。

《洪江》的影像极结实，亦极平静，那种充满了融入感跟描写感的镜头语言，讲述了洪江古商城在岁月流变中的生活，不夸张、不猎奇、不侵入、不戏剧化亦不表面化，它的讲述深入到了时间的深处，像一口古井，倒映了过去，现在同未来。真实、隽永，让影像呈现出生活本身的丰富跟深刻，让图像大于思想，也让图像长于历史——那些场景跟细节都将消失，而快门揿动的一瞬，将洪江永远结像，成为永恒。这就是摄影的意义，记录当下，回忆过往，预知未来，使历史有可以感知的细节，变得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我们从课本中所学到的历史皆是大人物同大事件的历史，但是更大的历史，没有进入史书的历史，是无处不在的日常，是日常中的凡人与凡事，是日常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是乡风民俗，是里短家长，是每日里的煤米油盐酱醋茶，是一片屋瓦，隔夜雨声……总之，历史俱在日常俗事中。欧阳先生的《洪江》影册，让我想到绘画中的《清明上河图》与文学中的《红楼梦》。这些艺术作品，使历史变得具体，可视可感可触，而不再是恐龙的骨架，大而无肉。恩格斯当年说他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胜过当时所有的经济学家、文学家跟社会学家所给予他的“知识的总和”。这也就是说，好的艺术作品，是对历史真实而混沌的呈现，提供的是人类理性言说不尽的生活感性的文本。欧阳先生在长达七年的专题深度拍摄中，共拍下了四万多张作品。他极好的艺术直觉引导他的目光专注于那些特别能引起他经验与情感共鸣的日常生活场景，和那些具有隐喻意义的细节跟器物、环境与氛围。当这一切结像在他的图片中，关于洪江历史的“知识的总和”亦就隐藏在其中了，让人吟味再三，总觉得意蕴不可穷尽。尤其他好些作品，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场景中都出现了时钟这个器物，而且多半还是出现在光线暗淡的老屋中，暗喻着时光的永续同消亡以及一切必定老去的命定。天地悠悠，俱在此中，无言，但又倾诉，无止无息。我想起达利在他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中，总是将时钟画成软饼，这种隐喻总是带来意味深长，警觉，并且畏惧。

## 对话弥勒

96号窟是敦煌最大的石窟，其中供奉的弥勒佛高度为35.5米，乃全国泥塑大佛之冠。只不过，这座弥勒佛和我们常见的那个笑容可掬、布衣大肚、随地而卧的弥勒佛不同：他呈坐姿，两腿自然下垂，两脚着地，双手支在腿上，目光下视，其势高大威严。加之容纳大佛的洞窟是一个高耸的空间，下大上小，石窟向上弧转收小，下部的平面为方形，站在窟底仰视大佛，越发感觉空间高耸，大佛威严，天地悠悠，人众渺小。

我在96号窟中伫立。正是日落时分，石窟外，夕阳衔着最后的余晖渐渐坠入与罗布泊相接的浩瀚沙漠，几抹余光透过宽敞的窗子洒在威严的大佛身上。在阳光的余晖中，弥勒佛右手上升，左手平伸，深邃详和的目光，略显迷离，似乎端坐千年终有些倦怠。我抬头仰望大佛，正好与他下视的目光对接。于是，忙双手合十，闭目屏息，于冥冥之中开始了与大佛穿越心灵的对话。

请问：人何以知未来，并修得来生？

佛答：茫茫大千，无始无终。今生即往世之未来，未来即今生之因缘。现世的一切欲望转瞬即为烟云，留存未来的只有人心而已。

再问：何当以解？

佛答：世间没有东西一成不变，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往事之因缘导致今生之状况，现世之行为决定未来之去向。故佛法以为，因果是修得未来的舵手。此间，众生业力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悟得了众生即佛，也就悟得了佛法的真谛，众生所系亦即未来，修得今生即是

修得来生。

佛言禅意颇深。吾生愚钝，终不得详解。再想发问，暮霭四合，阳光尽收，威严肃穆的大佛逐渐被夜色淹没。他望着我的目光似乎蕴含深意，竟以一语中断了冥冥中的对话——去看看前殿的几层石碑。

这几层石碑莫非藏有玄机？我知道，那是1999年10月，敦煌研究所为了配合96号窟埋设电缆，在挖掘中发现的初唐、西夏和元、清两代铺设的洞窟地面。这几层地面高低相差一米，也就是说从初唐至清代上千年间，石窟共修缮了四次。每次重修后因为风沙太大，虽有僧人打扫，但日积月累，地面都抬高了几十厘米。敦煌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在把这些地面清理保存时，每一层都在原处留存了几块，依次在前殿左侧用玻璃罩着，供游人凭吊。

我俯身仔细地揣摩着这几层石碑。

砖上的花纹清晰可见，即便是最下一层的唐代地面，也完好如初，时间的流水竟没能在上面冲刷出多少痕迹。其实，敦煌石窟多经修缮，许多已并非原样了，惟这几层石碑静静地铺在那里，上千年间没有被人做过任何修饰。上下相距一米，历经却是千年。千年的黄沙古道，千年的岁月流逝，埋藏了多少朝代更迭、征战讨伐，湮灭了多少英雄梦想、壮怀激烈。倒是这几层由历代工匠精心制造铺设的石砖，默默地见证着世间命运怎样由人的行为所决定。告诉人们，尘世万物皆为过眼烟云，惟人心可以穿越时空而进入永恒。乞求来世，不如修好今生！

不知道我的解悟是否牵强？可惜弥勒无语，已在塞外大漠的茫茫夜色中入定参禅了。

## 你将比别人走得远

□何立伟

街巷、民俗及居民的生活日常以及洪江的无尽岁月一般，脑搬到展厅中来了，将我们置于了另一种时间跟世界中，且惊起又陌生又熟悉的讶异。

开幕式之后，就是跟北京来的专家学者到洪江实地考察。欧阳先生用了点心思，让我们先到凤凰，再到洪江。原因就是凤凰亦是古城，但被严重商业化了，看了它之后再来

对比洪江，会晓得洪江的古风犹存是多鲜明而又鲜有。那凤凰已非沈从文笔下可爱湘西的边城风光，夜来看到沱江两岸酒吧林立、灯火连城，你会想到当年台湾经济起飞城市化加速时罗大佑带着批判大于怀旧的声音吼唱的《鹿港小镇》：“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他怀念鹿港小镇温情脉脉的生活，反抗被物质跟金钱异化的人性与心灵。那是愤怒的挽歌、失望的抵抗，但那失去森林的受伤狮子般的仰天嘶吼却是让人永远记取的。

在洪江，欧阳先生领着一干人走访他镜头下的场景、人物、家庭，指认拍片现场。他跟那些镜头下的人物都已非常熟稔，一见面人家都唤他老欧，语气里仿佛来了亲戚。在长达七年的深度观察与拍摄中，他跟洪江建立起了一种血乳交融的关系，他一来就住上一二十天，七年中有三个春节就是单身一人在洪江度过的。被拍摄的对象，无论是物、还是人，都浸透了他的感情。如此我也理解了他的作品中的洪江，那些百姓人家即使穷困、清贫，为什么画面中笼罩的不是苦涩，而是一种伸手可及的人性的温暖跟中国俗世精神中的喜乐情怀。他带我们到了照片中倚门吃饭的杨鑫珍老人育婴巷4号的家中，这位71岁的洪江皮革厂的退休老妇戴着比玻璃杯底还厚的眼镜，退休工资今年起已从每月600元涨到了800元，皈依了佛教的她说的是，“我很满足了，感谢菩萨”。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欧阳先生带我们来到作为影册封面照《美好的回忆》的油篓巷10号现场，见到了照片中的76岁的曾春昌及他73岁的妻子向兰香。这是一张特别具有时间长度跟生命缩影的作品，画面中向兰香躺在覆盖着厚被的床上，床边发黑的墙上挂着她从少女时代开始的人生各个重要时节的黑白旧照，在照片的上方，贴了她剪的五个字：美好的回忆。让人看了唏嘘不已。老两口如今站在门口跟欧阳先生说话，我举起相机打算捕捉下这个场景，向兰香赶紧摇手：莫拍啊，不要拍啊！这些洪江的老人，并不希望成为被拍摄的对象，尤其是他们淡泊宁静的生活不希望被尼康和佳能们的长枪短炮居心不良地窥探跟粗暴野蛮地侵入。我就在想，欧阳先生是怎样做到让他们接受他的光学眼睛的呢？为什么欧阳先生的洪江作品中但凡被摄入的人物，他们的表情跟形态都是最日常最自然同时也最生动的呢？我一路都在好奇地询问欧阳先生照片后面的

7月24日欧阳星凯的“洪江”影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在展馆内，面对那些经艺术微喷放大到1.6×2.1米的装框尺寸大幅作品，视觉上带来的冲击与震撼要远远大于影册的观赏。有的作品，放到与真人等大的尺寸，场景中的细节完全凸现出来，比起印刷品来更是多了现场感跟亲历感，比方在影册中满壁的电表印制出来约隐约现，放成大幅照片，则电表历历在目，显出了生活中更为真实的场景跟人居环境，也放大了作品的表现力跟感染力。尤其欧阳先生是一个特别注重生活细节的隐喻性的摄影家，大幅的作品将他的这一艺术特征更是展现得特别充分。我注意到影展现场许多观众的关注力都被吸引到那些洪江生活的丰富细节上，指指点点，议论、慨叹、为之动容，而且分明的有一种置身其间又抚摩生活的惊喜感。很多观者都是反反复复地看，吟味不已。我当时比较强烈的观感就是，欧阳星凯把洪江古商城的建筑、



湘西洪江古商城岁月流变中的生活  
欧阳星凯 摄

## 敦煌二题

□杜卫东

### 馒头柳

我不明白，每天拜访敦煌的游客成千上万，为什么没有为它留下一行赞美的诗文呢？

比起“沙不平铺，堆积而起伏，低者十米八米不等，高则二百三百米直指蓝天，垅条纵横，游峰回旋”的沙鸣山，它确无惊人之貌；比起“其水澄澈，深不可测，弯环形如半月，千百年来不溢，不涸”的月牙泉更无神奇之处。可是，就是这样一株盈盈碧绿的柳树映入我的眼帘时，我的心竟倏地一颤，仿佛在满耳关西大汉的铜琶铁板之后，又聆听到皓齿吴娃的一曲牙板清歌。

那是我们观赏了月牙泉、沙鸣山，踏上归途的时候。汽车驶离山脚，行不多远，一棵枝繁叶茂的馒头柳兀地挺立在茫茫沙海之中。此刻，夕阳正衔着无限的依恋，把无数条金丝线抛向喧嚣的尘世。在落日的余晖中，漫漫黄沙披金戴玉，反射出耀眼的光晕。就在这金黄的世界里，一棵生意盎然的绿柳迎风摇曳着它那一头碧绿的枝条；傲然、淡定、从容而又执著。

我惊呆了！不由想起千佛洞的缘起：公元366年，手持铁杖、云游四野的乐僔和尚来到三危山，在正峰头茫然四顾，准备找个地方栖宿，忽然眼前金光万道，云蒸霞蔚，似有千佛跃动。他双膝一弯，长跪不起，发出宏愿在此筑窟造像，再现眼前圣景。我想，这黄沙大漠中的绿柳突然映入我的眼帘，莫非也如那一山佛光，是在向我昭示着什么。于是，忙叫司机停车。我不敢近前打搅，就悄悄摇下车窗，默默地向它注目致意。当地的朋友见我对它痴迷，才有些惋惜地告诉我，除了拍摄它的照片获得过全国摄影大奖以外，还没有一个文人为它留下只言片语。

我惶惑。是因为它的孤独吗？或许，它的震撼正在于它的孤独啊！倘若这茫茫沙海里齐匝匝一排垂柳，虽也壮观，却只会令人欢愉，而不会让我驻足沉思。“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孤独作为一种生命形态，呈现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意蕴，“人生的第一件大事是发现自己，因此人们需要不时的孤独与沉思”，说这话的挪威人南森一定是有感而发，他所以在北极探险和动物学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孤独或许正是他成就的催生婆呢！仰望璀璨的星空，哪一个事业有成的饱学之士，终日于酒池宴上虚与委蛇，在名利场上博奕争锋？所以郝胥黎才如此断言：越伟大越有独创精神的人越喜欢孤独。

孤独，有时和雄浑同义。比如，面对这棵馒头柳，谁能说只有泰山绝顶、黄山云海、八月十八的钱江潮、蜿蜒万里的古长城，才配称雄浑？这株生意盎然的馒头柳难道不也是对雄浑的蔑视吗？

浑的最好解读吗？它传递给人们的不是一般的美感，而是当生命力受到阻遏后洋溢进发的振奋感，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奋起抗争而涌动于胸的勇气和自豪。

孤独，不同于寂寞。寂寞是一条狭窄的甬道，两边枯草离离、残花败落；而孤独则是一条五彩云虹，蓝天为衬，气象万千。

孤独，更不同于空虚。空虚，是一件落魄的衣衫，它使你在别人鄙夷的目光中内心战栗，在自我否定的心境里精神萎靡；而孤独则是一袭豪华的裘皮大衣，在朔风寒风中，你因为它而温暖、而坚强。

孤独，是令人享受的。现代人越来越被变幻万千的社会生活物化，通往生命终点的每一处驿站，都挤满了为登上华丽动车而争抢彩车票的人群。一生之中难得有属于自己的宁静与淡泊。孤独，却给了我们省察自己内心可能，与心灵对话的空间。享受孤独，就是不为世象的浮华所诱惑，按照内心的呼唤，守护好自己的信念，让人生多一份属于自己的精彩；享受孤独，就是不被内心的弱肉所击倒，厘清生命的航道，由思想的烛光引领，执著地走向生命的既定目标。

如果说，聚会是众人的孤独；那么孤独就是一个人的盛宴。这棵馒头柳够有造化了，它在滚滚黄沙之中，生长得如此健硕，一定是尽得大地之灵性、日月之精华。它与沙鸣山为邻、月牙泉为伴，日观黄沙漫漫，夜观泉水潺潺，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绽放着生命的绚丽。它多像一位襟怀博大、品德高洁的智者，默默地向希望读懂它的人诉说着人生际遇、世事无常……